



【在人间】

觅乡村

□孙林林

天天穿梭于紧张的学习和忙碌的生活之间,虽然单调了一些,却也过得充实。有时觉得自己离故乡越来越远,有时又觉得它离自己很近。故乡,已成了心头最淳朴的回忆。

老家在乡下,是一座不太大的庭院。一棵核桃树在东墙边随风摇曳,三棵挺拔的杨树几乎占满了整个院子。春去秋来,它们总是默默地伫立在院子里,是报春的使者,是盛夏的遮阳伞,是秋风中最美的舞者,是冬日里任凭北风肆虐而毫不惧怕的健将。它们是我儿时的玩伴,是那时充满童真的快乐,是留在故乡最美的一瞥。

初春时,天气还微凉。清晨,透过北墙上的后窗,看到有几只麻雀在屋檐下嬉闹,便可知,热闹就要来了。院子里的杨树也渐渐有了生机。沉寂了整个冬天,杨树新发的嫩芽,在和煦阳光的照射下泛着闪闪的亮光。热闹真的来了,伴随着三月春风吹过,清明时节,似曾相识的几只燕子又来到屋檐下筑巢。年复一年,日复一日,历尽千难万险,跋山涉水从南方飞到北方,它们依旧记得去年住过的家。经过一场春雨的洗礼,田野里的麦苗显得更加翠绿。一阵春风吹过,绿油油的麦苗像平静湖面激起一股股浪花。站在田埂上,向整个村子望去,袅袅炊烟从一间间瓦房间升起,淳朴的乡村生活,充满勃勃生机。

一阵暖风吹过,院子里浓密的树叶沙沙作响,知了不停地鸣叫,似乎是在抱怨酷热的夏。夏天的天气就像娃娃脸,上午还是骄阳似火,下午便风雨大作,然而仅仅半小时左右,又雨过天晴。经过一场大雨的洗礼,知了叫得更加欢快了,人们也陆续从家里走出来,三两个人聚到一起,谈论着田里的农事。盛夏雨后的傍晚,蛙声一片。邻居们纷纷到平房顶上纳凉,铺上一张凉席,或坐或躺,晚风让人感到舒适。邻里间的平房都是紧挨着的,人们可以在平房上

【浮世绘】

林中女孩

□雪樱

节气,是对我们生活的发号施令,也是美学格子的精神坐标。霜降这天,一好友发朋友圈分享道,“据说霜降这天吃了柿子,整个冬天嘴唇都不会裂,不知道吃西红柿算不算数?”叫人开怀一笑。今年我没有吃上柿子。那天外出带回一捧树叶,经过白霜的染色,红叶更红,黄叶更黄,还有的将红未红,好似犹抱琵琶半遮面,而叶柄处泛着淡淡的树脂香,被我一一夹进了书中。

记得上学时,每年学校都会组织两次出游,春天一次,秋天一次。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秋游,去得最多的地方便是植物园。那天可以不用穿校服,小伙伴们换上好看的运动装,与园子里的植被色彩融成一片片绚丽的风景。那时候没有手机,也没有什么识别植物的软件,完全凭着感觉识花认草。我们在园子里打打闹闹,在草地上滚来滚去做游戏。我喜欢自作主张给它们起名字,比如大叶女贞,起名为“楨子树”,因为班上有个女同学名叫阿楨;比如银杏树,起名为“白果树”,我巴望着吃银杏果,做梦都梦见趴在地上等待银杏果落下,可是终究没捡到过。

今年以来我关注了一个公众号,男主人叫胡子不瘦,擅长手绘自然笔记,他关心的不是天下雨往家里跑,而是跑出去享受雨中乐趣。比如,蚂蚁选择下雨天搬家,是担心蚁后生不了小蚂蚁,它们有天然的测气温功能;他带儿子上山采蘑菇,发现罕见的牛腿菌,还有花朵形状的“地星”。这位爸爸堪称“鸡娃”中的大赢家,他实在太会玩了:买来种子与儿子在花盆里种含羞草,却发现长出的含羞草一点不害羞。看到图书馆楼前有棵银杏树,第一次去,银杏果被人摘走了;第二次去,果实落在地上,他不顾弄脏衣服蹲下身去捡,路旁停的车下面也有很多,他索性趴在地上掏出银杏果,然后用口罩做的小袋满满当当兜回家。带儿子去森林公园寻找松果,把带回来的落叶用素描纸拓印,用茶树叶果壳和枯松树枝摆出蝴蝶造型,妙趣横生。到了周末,他们去后山摘野生猕猴桃,第一次带了三个大口袋,却只摘了半口袋,还被扎得满身毛刺。他不死心,改天与表弟带着娃二次上山入林,在途中邂逅一棵野板栗树,“先一阵疯狂摇树,再用脚踩掉带刺的外壳,拾起板栗粒,装在衣服口袋里,边走边吃,香甜可口。”他直说感谢小松鼠嘴上留情。当然,主要任务是摘野生猕猴桃,表弟负责爬树摘桃,他负责在下面用口袋接住。摘了两棵树,一口气装满了口袋,他们便挑三拣四起来,小的直接扔掉。在树下,他还意外发现一种五角星状的紫红色花,中间嵌有蓝黑核果,回来查询得知它名叫海州常山,鲁迅先生在书中写过:“其华五出,筒状而薄赤,有微香,碎之则臭,殆海州常山类欤。”让人既长知

【有所思】

时光里的薄荷味

□耿艳菊

有一年,小姨从城里回来,给我们带了一包糖。小姨说,是薄荷糖呢。小姨的眼里竟然还闪着光。我一听“薄荷”二字,本来像阳光般在花枝上跳来跳去的欢欣,呼啦啦落了一地。薄荷有什么可稀罕的呢?

乡下孩子虽没见过世面,但对植物有一种天然的熟识感,且这薄荷在乡下实在太普遍,甚至到了令人漠视的程度。去学校的路上,有一段马路,马路两边有深深的沟,一丛丛的,都是青青的薄荷,落满了尘。每天来来回回好几趟,几乎不会多看薄荷一眼。

薄荷的味道也不怎么样。家里西屋药房的柜子上放着一瓶薄荷做的药片,父亲曾给我吃过,凉凉的底色里竟藏着辣。我悄悄把那薄荷片吐了,之后再路过那满沟的薄荷,开始有几分厌。

对薄荷的感情,现在想来,和对故乡的感情竟有几分相似。那时候,人是小小的,心却大得很,轻狂得不行,热热切切地要去外面的世界。眼前的简单素朴,泥土和植物,太熟悉以至于腻烦到底。

后来到底出去见识了,从小城到大城,看起来热热闹闹的喧嚣世界,很多时候却不由自主会想起曾经令人腻烦的宁静乡土,还有光阴里一丛丛宠辱不惊的薄荷。

到超市买东西,看到标签上的薄荷二字会无端升腾起莫名的亲切感。生活日用品,不知道什么时候都换成了薄荷味的。出门时手包里会塞上一小包薄荷味的口香糖,并不为吃,只为能常常看包装上那片绿绿的薄荷叶。

有一回,在附近的集市上碰到卖花人,这卖花人特别,竟只卖一种植物,是薄荷!天太热,他把一盆盆青郁的薄荷小心放在刚下过雨的浅水沟里。水沟虽不太干净,可那薄荷却越发青茂。我站在一旁看得痴了,那一盆盆薄荷,在记忆里绵延开来,延展为一条明亮的乡路,通往那无忧无虑、简单清寂的乡村岁月。

卖花人笑着告诉我,薄荷一点也不娇贵,好养得很。

从乡村出来的我当然知道薄荷的脾性,薄荷是乡下人的植物,与泥土打交道的人多半是没有矫情的习惯的。

我坚定地买了两盆薄荷抱回家,养在客厅亮亮的窗台上。而此时,这明亮的窗台俨然已是薄荷环绕的清新简素的世界,没有姹紫嫣红,只有一片令人心清心宁的青碧。

之前,家里的窗台上已养着好几盆薄荷了,还有几瓶剪下枝养在清水里的。可是,当出门碰到薄荷,总有他乡遇故知的亲切和温暖,会不由自主地驻足问候。不忍心擦肩而过错过这缘分,便要带回去一些养着。

家里人笑我,你呀,这是要在窗台上养出一片故乡吗?

我一愣,还真是如此。光阴流转,往时光深处,心却小了,不再渴慕外面广阔的热闹天地,只想清清静静、简简单单、素素朴朴地过日子,像从前的故乡。也像诗句句简单的一首诗,像木心的《从前慢》。

和一位朋友聊天,他说最想念幼时家中的院落,母亲在院子里种菜种花,那才叫生活,真美。这位朋友是生意人,走南闯北,见过大风大浪大繁华。当他说起这世间的美味莫过于他母亲做的清炒苦瓜时,那眼里也闪烁着一种光,和小姨当年说薄荷时的神色一样。朋友说苦瓜是自家院落里种的,一点都不苦。

我这才明白,当年小姨眼中的光,是怎样的一种意味。

如今,我也早已爱上了薄荷味。那清新、那寂、甚至那辣。周末,摘几片薄荷叶,清洗干净,泡一杯薄荷茶,坐在窗边,翻几页书,发一会儿呆,看几朵云。只想把生活变慢,把日子过得像故乡的薄荷一样淡然不惊。